

菲律宾共和国

历史、政府与文明

〔菲律宾〕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著

商务印书馆

菲 律 宾 共 和 国

历史、政府与文明

上 册

〔菲律宾〕格雷戈里奥·F. 赛义德著

吴世昌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K341.0/3

菲 律 宾 共 和 国

历史、政府与文明

下 册

〔菲律宾〕格雷戈里奥·F. 赛义德著

温锡增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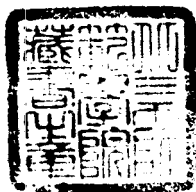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41611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741611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History, Government, and Civilization)**

By

Gregorio F. Zaide

Rex Book Store

Manila, Philippines, 1963.

内 部 发 行

**菲律宾共和国
历史、政府与文明
(全二册)**

〔菲律宾〕格雷戈里奥·F. 赛义德著

上册: 吴世昌译

下册: 温锡增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0 7/8 印张 288 千字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0 册

统一书号: 11017·437 定价: 1.95 元

译者前言

—

中国和菲律宾在地理上是近邻。虽然菲律宾群岛是在太平洋中，不象陆地上的邻国那样与我国山川相接，但我国的台湾省离菲律宾最北的亚米屿(Y' Ami Isle)只有七十八英里，我国的南沙群岛离菲律宾西南部的巴拉望岛，更比台湾与亚米屿之间为近。在历史上，中菲两国人民很早就有友好来往。在七世纪，菲律宾是印度文化系统的室利佛逝帝国的一部分。据《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室利佛逝传》，早在咸亨至开元年间（公元670—742）这个国家就经常派遣使者到中国来，后来曾派其王子到长安，唐朝封他为“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可证菲律宾和中国关系之早。宋末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三三二）说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摩逸国“载宝货至广州”。“摩逸”亦作“麻逸”，即马尼拉的古译名。南宋赵汝适的《诸

蕃志》和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都说到中国商人到麻逸去贸易的情况,称道当地人民诚实可靠。明代中菲两国人民来往更密。我国闽粤“商旅”大批去菲律宾做工、种地、经商,对菲律宾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即使是素来仇视华侨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御用传教士,也不能不承认:“没有华人的贸易和商务,这些领土不会存在到今天。”“他们是优良的工人,精通各种技艺和行业。”^① 华侨的后裔占现在菲律宾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但是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一贯仇视华侨,挑拨离间中菲两国人民的感情,屡次用阴谋毒计发动对华侨的大屠杀,每次杀害达数万人之多。本书作者也不得不说:“尽管有他们的有价值的贡献,这些华人并没有得到西班牙当局公正的待遇……为了阻碍中国的移民,西班牙当局征收重税。……在马尼拉,华人被迫住在位于城墙之外而在西班牙枪炮射程之内的巴利昂(贱民区)。如果他们出现一点儿反抗的苗头,他们就被大批屠杀或驱逐

^① 见本书第101页引康塞普西昂和莫尔加的话。页码指原书,下同。

出境。”

十九世纪末年，在菲统治了三个世纪的西班牙势力虽然因在 1898 年的战争中被美国击败而驱除出去，但菲律宾人民并没有得到自由，接着就成为美国的殖民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宣告独立^①。在此期间，他们也经常受美国殖民主义者的挑拨离间，屡次引起仇华排华的骚扰。本书作者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对中国态度的错误也可以证明这些恶劣影响所起的作用。

二

这是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从远古到现在的菲律宾人种、文化、政治、宗教、历史各方面的书。菲律宾虽然不是一个大国，却因为从七世纪以来它经受了印度^②、马来、西班牙、美国四个不同帝国

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菲律宾曾在短期内(1942—45年)为日军占领，美国在失去了对菲控制之后，才不得不许它独立。

② 菲律宾没有直接受过印度的统治，但从七世纪到十二世纪它是师利维贾亚帝国(即室利佛逝帝国，参看下第二二页注①)的一部分，而师利维贾亚的文化则完全是印度的。可以说师利维贾亚是古印度的殖民地国家。

的影响或统治,所以文化背景比较复杂。当然,它所受殖民奴役影响最深的是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这三百多年的西班牙统治以及由这个统治带来的天主教宣传。菲律宾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突出地表现在它的语言之中。现在菲律宾的国家语言是以吕宋岛的他加禄方言为基础的菲律宾语。但在学校教育方面仍兼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在学术用语中,尤其是政治方面的,西班牙语的制度名称仍占偏重地位。甚至许多菲律宾人只有西班牙的姓和名而忘记了他们祖先马来语的原姓。至于兼用马来姓和西班牙名的风气也很普遍。在日常生活用语方面,我国闽粤方言中的一些名词也被采用为菲律宾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语言上的复杂性和本书作者在写作时爱用外来语的作风^①,也增加读者一定程度的困难,使译者除了翻译以外,不得不加工注释或区别对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菲律宾人如果保存原姓,其读音须按马来或阿拉伯语的读音译出,其名用西班牙传教士给取的基督教名,则其读音须按西班牙语的

① 试举一些页中用西班牙文字的数量:前面是页码,后面是字数:P.79:18字,80:41,81:14,82:18,83:33,84:30。以上6页共154字次。

读音译出,在原文中虽同用拉丁字母拼音,而同一字母在一个人的姓名中读音可能不同,译音也随之而异。至于同一教名,在西班牙语和英语中读法不同,译文当然也不同。这还仅就读音而言。在意义方面,有些西班牙文与英文拼法相似而意义差别很大,那就不用说了。

三

本书作者格雷戈里奥·F. 赛义德,1907年生于菲律宾内湖区帕桑汉。1929年毕业于菲律宾大学,1931年得该校硕士学位,1934年得圣托马斯大学博士学位,曾在菲律宾大学、圣托马斯大学、圣贝达学院等校任教。在写作此书时(1963)他是远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所写的书包括《菲律宾历史与文化》、《海外诸国》、《联合国和我们的共和国》、《菲律宾人民史》、《菲律宾共和国的政府》、《世界史》和《菲律宾政治文化史》^①。

^① 两卷,1957年修订本,马尼拉教育公司版。下文简称《菲文化史》。

上列最后一种是本书的长编，也可以说本书是《菲文化史》的简编或通俗读本。^①本书序言写于1963年5月，较前一书迟了六年，应该包括1957年以后的材料在内。作者对于《菲文化史》一书确曾下过功夫，收集了大量材料，几乎每一页都有详细的页底注交代引用材料的来源或辨证别人著作中的有关问题。每章注文多者达百余条，少亦三、四十条。本书既然是根据前者缩编而成，则虽然没有底注^②，但如参照前书，我们仍然可以查到其内容所据材料的出处。在翻译过程中，每当发现问题时，译者即查对《菲文化史》加以证实或订正，或在译注中说明。

但是这本书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和错误，有的是相当严重的。先说错误，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字错误，第二类是史实错误，第三类是观点错误。前两类是学术性的；后一类是政治和思想性的，反映了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现分述如下：

一、文字错误：这又可以区别为文法错误和

① 所以本书改名为《菲律宾共和国》其实不甚恰当。

② 本书全书只有一条注，解释西班牙在其殖民地的“受封制”，在原书第80页。很可能是作者忘记从原稿中删去而偶尔遗留下来的。

专名歧异两种。前者问题较小，后者则可以引起查对原地、原人的困难。

文法错误包括用错字、拼错字、语法不通、英文西班牙文混杂不分等等。例如：英文中的 *hey-day*（古时黄金时代）一词不可以用多数，而作者写成“*heydays*”（p. 24, 指原书, 下同）。他把 *paladin(s)*（斗士）误作“*palladins*”（p. 116），又把 *palladium*（保障者）错成“*palladin*”（p. 324），*pillars*（台柱）错成了“*piars*”（p. 117）。不但英文，作者引用西班牙文也有错字。如把 *Gobierno*（政府）错成“*Govierno*”（p. 157），又把 *cabeza*（村长）错成“*cabesa*”（p. 84）。而且不仅单字写错，有时整个句子是不通的。如第八章说到西班牙总督的外交权力，作者写道：

“He sent or received diplomatic
embassies from Asian countries.”

（p. 76）

sent（派出去）遥接下文 *from Asian countries*（从亚洲国家来），在文法和逻辑上都是不通的。

专名歧异包括人名拼错、地名拼错和其他有关专名的错误所造成的歧异：

1. 人名拼错,例如一个在日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西班牙神甫,有时写作 Bautista (p. 91),有时写作 Baustista (p. 92),二者必有一错。但《菲文化史》两处均作 Bautista (pp. 226, 296, 指上卷,下同),大概 Bautista 是对的。又如有一个西班牙总督在本书中拼作 Lavezaris, 两处都是如此 (p. 101),而在《菲文化史》中则此人是 Lavezares (pp. 208, 223, 293),再如麦哲伦侍候过的葡萄牙王后,在此书中名 Leonor (p. 54),在《菲文化史》中则拼成 Leonora (p. 102)。

2. 地名拼法的混乱比人名更多。如伊洛科斯有时拼作 Ilocos, 有时作 Iloko, 比科尔有时作 Bicol, 有时作 Bikol, 比萨扬有时作 Bisayan, 有时作 Visayan, 有时又作 Visayas (pp. 101, 119, 121, 152, 202 等), 这些拼法不同的原因, 作者都未加说明。

3. 其他拼法混乱的例子,如第七世纪兴起的印度在马来西亚^①的殖民地帝国师利维贾亚, 本书拼作 Sri-Vijaya (p. 24), 在《菲文化史》中则拼

① 中古时代的马来西亚包括现在的马来亚、印尼、婆罗洲(加里曼丹)、菲律宾、柬埔寨等地。

成 Sri-Vishaya (p. 36), 这对于古史的研究者也会引起混乱。其实这名称在梵文原文是 Sri-bhuja (参看译文本第五四页, 译注^②)。又如中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奥多利克的本乡 Pordenone, 误作 “Perdenone” (p. 52)。

至于同一名词, 有时用正体字母 (roman), 有时用斜体字母 (*italics*), 全无标准, 自乱体例。如 *vintas* (菲语, 快艇) 一字, 从第 119 页到 123 页, 有四处用正体字母, 二处用斜体字母, 不知作者究竟认此字为英文抑外文?

二、史实错误: 这又包括 1. 时间错误, 2. 地理错误, 3. 数字错误, 4. 事实错误。

1. 时间错误: 举例如下:

(a) 驻菲西班牙总督西耳瓦, 因荷兰人在 1624 年在台湾登陆, 他也准备了一支菲西联合远征队开到台湾去。这事发生在下年 1625, 但本书的作者竟误作 “1526” 年 (p. 98), 提早了九十九年!

(b) 明万历三年 (1575) 五月, 林阿凤进攻马尼拉失败后, 明朝派一个使团到马尼拉, 事在次年正月, 即 1576 年 2 月。而本书则误作 “1575 年

2月”(p. 101),早了一年,反而在林阿凤攻菲之前三个月了。

(c) 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宣告独立,建立共和国,是在日本投降的次年,即1946年7月4日,而本书作者竟误作“1945年7月4日”(p. 10,第三段),其时菲律宾尚在日军占领之下。一个作者连自己祖国独立的年份都会弄错,这是很少见的。

(d) 一个同类的错误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了德国投降后的“欧洲胜利日”(VE Day)。柏林市当局在1945年5月2日向苏联军队投降,德国代表正式签字向盟国无条件投降的仪式则在5月8日在莱因举行,盟国就把这天定为“欧洲胜利日”,而作者竟误作“1944年5月8日”(p. 291)。

2. 地理错误,姑且举三个例子:

(a) 空间距离的错误: 作者在第一章谈到菲律宾国界的“四至”,“最南端”举萨卢阿格屿为证,说它“距婆罗洲只有三十四英里”(p. 3)。而在末一章则说,“北婆罗洲距菲律宾领土只有十八英里”(p. 335)。两者必有一误。

(b) 地理方位的错误, 上文说到西班牙殖民者因荷兰侵占了台湾北部, 便也派军队在 1625 年去“占领南部台湾”, 建立了二城: “圣萨尔瓦多”和“圣多明戈”。作者在前一地名后面的括弧内注明: “(现名基隆)”, 在“圣多明戈”后面括弧内注明: “(现名淡水)” (p. 98)。其实, 荷兰先侵占了台湾南部, 西班牙殖民者后去, 侵占了台湾北部, 所以他们建立的城市, 即北部的基隆和淡水。

(c) 其他类似的错误, 如作者叙述古代菲人的天文知识, 说“益富高人到现在还保存着祖传的某些星的名称”。但他在下文所举的例子中, 如“长杓”、“双子”等名 (p. 41), 则是星座之名而不是“星”名。

3. 数字错误 作者在谈到经济问题时说, 1591 年据西班牙当局估计, “菲全部人口为 667, 612 人” (pp. 145—46)。但在下一章论宗教时, 这个数字变成了“1591 年……基督教徒的菲律宾人口” (p. 151), 同一年的同一统计数字, 一会儿说是全部人口, 一会儿又说是基督徒人口。这样严重的错误在历史书中是少见的。本书第 146 页统计表上所列人口数字和第 151 页所举人口数字也

有差异(参看译文本第三〇三页,译注②)。这不能不使读者怀疑这本书中其他统计数字的正确性。

4. 事实错误 一本书中历史事实的矛盾,如果由于所据来源不同而造成,那是可以理解或并存的。但下述诸例则完全是作者自己造成的矛盾或错误。

(a) 关于历史人物 在第四章,说到西班牙人来到亚洲以前的菲律宾社会,有专节论述“早期社会中妇女的地位”。作者在谈到她们“在社会中占有高尚的地位”以后,接着就举出一些“出名”的菲律宾“妇女”。而在这些妇女之中,竟把神话中传说是从竹筒子里跳出来“世界上第一个女人巴巴埃”和“比萨扬的火山女神拉拉翁”和其他历史人物如公主、女苏丹之流相提并论(pp. 32—33)。作者把神话和历史之间的界限打破了。

(b) 关于麦哲伦的家世 这本书中说他“生于葡萄牙明河省巴尔卡桥的一个贵族世家,他是他父母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p. 53)。但在《菲文化史》中,麦哲伦“生于葡萄牙邻近奥博托的萨布罗萨”。他变成了他父母的“最大的儿子,他有一个弟弟,名迪也戈,还有三个姊妹……”(p. 102),

这样他父母至少有五个,而不是“三个孩子”了。在两书中,麦哲伦父亲的名字也不同。

(c) 产金问题 在第十一章说到菲律宾与墨西哥的经济关系时,作者说:“菲律宾不象墨西哥,她不产多少金银”(p. 112)。他忘记了在第一章他就说过:“菲律宾是东南亚最大的产金国家”(P. 8)。在第七章他自己又说:西班牙初期殖民者萨耳塞多“见了帕拉卡莱和曼布劳富饶的含沙金矿,大为惊奇。”下文又说,在比科兰地亚,他是“第一个看到金矿的白人”(p. 71)。这和上文“不产多少金银”的说法显然是矛盾的。

(d) 前后史实缺乏照应 作者在论述基督教对抗伊斯兰教的第十二章中,已经说到西班牙总督乌比斯汤多于1851年2月28日占领了和乐。下文又说马尔坎波的军队于1876年2月22日在和乐附近登陆,2月29日和乐沦陷(p. 123)。可见第一次被占领后曾为菲人克复,否则第二次沦陷变成了西班牙人自相争夺了。但作者对于何时菲人克复失地只字不提,而致力于详细描绘殖民主义者的“胜利”,以致前后史实失去照应。

(e) 同一史实前后矛盾 作者在第十二章已